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温亚军——著

出门 回家

不管走出多远，
终究会走上回家的路。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出门 回家

温亚军——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HEILIAN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门·回家/温亚军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59-1524-2

I. ①出… II. ①温…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5228 号

CHUMEN·HUIJIA

出门·回家

温亚军 著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捷鹰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地 址: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
秀园道16号

邮政编码: 301721

开 本: 840mm × 1092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1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524-2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不仅是为了纪念

野莽

在一切都趋于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

这套文库的出版者则能打破业内对于经济利益的最高追求，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做好了经受些许经济风险的准备。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此项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遭遇意外。

受邀担任这套文库的主编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出版者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

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的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容量为十五万字左右。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本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

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种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遗漏总会有的，但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者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目 录

第一部分 出门

出门 002

回门礼 029

空巢 047

驮水的日子 068

女孩 079

伶人 091

第二部分 真情为谁放送	真情为谁放送	102
-------------	--------	-----

第三部分 桑那小传	把式	166
-----------	----	-----

蚊帐	182
----	-----

地烟	201
----	-----

回家	257
----	-----

出门

回门乳

空巢

歇凉的日子

女孩

伶人

第一部分 出门



出门

这里把出嫁叫出门。看到谁家的闺女长

大，就问还没出门呀，闺女大了不能留。

留来留去是冤仇。

这里把出嫁叫出门。看到谁家的闺女长大，就问“还没出门呀，闺女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是冤仇”。

秋霞早到了出门的年龄，婆家也寻下好几年了，可被她爹拖着，一直出不了门。秋霞的爹三年前放羊时，喝多酒失足从崖畔掉下去摔断了腿，以后再没站起来过，行走全靠手臂撑着两只小板凳，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农活干不成，心里憋屈，整天和老婆怄气，动不动骂老婆嫌他没死干净，影响了她改嫁。秋霞的母亲起初会回骂几句，老头子腿脚残了，所有的活都压在她身上，还要她受气，谁受得了？后来吵得多，累了，渐渐就不骂了，发誓今生不再与老头说一句话，到非说不可时，也不直接跟老头说，而是拐个弯，当着老头的面问秋霞。秋霞当着爹妈的传话筒。比如，晚饭时，因为经常停电，一家人围着煤油灯边吃饭边说今年的秋种计划，母亲做不了主，对秋霞说：“问一下，今年留多少地种玉米，多少地种豆子？”父亲就坐在桌子边，把母亲的话听个一清二楚，却不回答。秋霞把母亲的话对父亲重复一遍。父亲这才对女儿说：“今年雨水少，看来天旱定了，少种点玉米，七亩吧，豆子耐旱，种十五亩。”秋霞再重复给母亲，母亲点点头，

迅速喝完稀饭，收拾碗时，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没问，对秋霞说：

“再问一下，到镇上去买种子呀，还是到村头张大牙的店里买？”

秋霞还没来得及重复，父亲已勃然大怒，冲秋霞吼道：“告诉你多少遍了，又想到镇上去发骚！张大牙店里的种子不是种子啊？还少花两块车票钱呢，就在张大牙店里买！”母亲把碗筷摔得乒乓乱响，丢下一句：“秋霞，你眼睛瞎啦？不知道张大牙店里的种子比镇上每斤贵五毛钱啊！”没等到父亲再骂，母亲已端着碗走了。秋霞看看母亲的背影，又看看满脸怒容的父亲，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悄悄跟母亲去厨房洗碗。

这个家，离了秋霞怎么能行！除了黏合父母关系，秋霞还是收、种庄稼的一把好手。这都是被逼的，村里的强壮劳力全在外打工，农忙时想找人帮忙都难。摇耒耙地，收割碾打，这些本该男人干的活，秋霞全学会了，尤其是碾完麦后扬场，完全是男人们干的一项技术活，用木锨铲起麦粒、麦糠，迎着风头往空中扔，必须撒出去成扇面，风才能吹走麦糠，留下沉甸甸的麦粒落到地上。扬场看似简单，做起来非常难，手臂用劲的大小、木锨扬起的角度，都有讲究。扬场也是力气活，秋霞为学扬场，一遍遍地练，把胳膊都练肿了，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一个夏天过去，秋霞终于学会了扬场。扬完自家的麦子，她还得上去帮喜庆家扬场。喜庆就是秋霞的未婚夫。本来，喜庆的爹是扬场的一把好手，但他看到秋霞能扬场，一直给娘家扬，觉着亏得慌。按规矩，秋霞和儿子订了婚，

没有出门，也算自家的媳妇。

像秋霞这么大的闺女，大多都出门好几年了，小两口亲亲热热地去城里打工挣钱，在外受苦受罪，逢年过节回来一次却风风光光，大包小包地往娘家拎，红的绿的，花的洋的，都给爹妈买回来了。过年时，一帮老娘们凑一起，穿着闺女买的羽绒服、保暖内衣，比谁的成色靓，比谁的价格高。末了，还要骂顿儿子，骂他们娶了媳妇忘了娘，钱全花在了丈人、丈母娘身上。

看来，养闺女还是比养儿子强。实践证明，养儿子已经防不了老，不但防不了，到头来，还不知道谁养谁呢。像秋霞的堂哥秋林，就由他的父母养着。前些年，秋林去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到头来要不到工钱，一伙人到建筑公司静坐示威，被老板带人围住用棍棒暴打一顿。秋林只顾护头，两条胳膊被打折，腿没受大伤，能跑，从人家裤裆下钻出来，捡了条命回来。钱没捞着，还落了个残废。秋林的丈母娘没穿上秋林买的保暖服，看人家做丈母娘的光鲜，轮到自己，只能穿自个儿买的衣服。女婿靠不住，双手又废了，秋林的丈母娘心疼闺女，怕拖着秋林这个累赘，苦闺女一辈子，便唆使闺女离了婚。秋林两只手臂失去劳动能力，成了摆设，只得靠他爹妈养着。

前些年，父亲腿没摔断时，秋霞盼着早点出门，与喜庆亲亲热热，一起到城里打工挣钱过自己的小日子。喜庆早几年就去城里打工了，每次过年回来，他都会给秋霞买回城里时兴的

羊绒衫、松糕鞋。有一年还给秋霞带条弹力牛仔裤。牛仔裤也不是啥稀罕物，秋霞穿过好几条呢。可这条不一样，腰又低又细，是紧紧绷在腿上的那种。秋霞第一次穿，费很大劲才提上去，还提不到腰部，裤腰就挂在屁股上，腰部空荡荡的，感觉裤子随时都要向下掉，她时不时得用手拽两边的裤腰。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裤子，像受刑，勒得秋霞连路都不会走了，她要脱下来，喜庆不让，说就要这个味，城里女人全穿这个，胖的瘦的，都喜欢这种低腰的，说是韩国版，进口的。还进口呢，穿着像没穿裤子似的，露着大半个腰，把屁股蛋勒得像两只熟透的桃子，能羞死人。喜庆把嘴贴在秋霞耳朵上小声说，城里好多女人就靠勒出来的两个屁股蛋子骗男人的钱呢，他们这些民工收工后到超市门口、天桥上，跟在女人后边专看她们的屁股，免费的。只是，看着心里怪难受的，不知那些女人的屁股都是给哪些男人准备的。秋霞推开喜庆，骂了句“流氓”。喜庆说：“你太落后，流氓这个词早已不用，在城里的字典上已经取消了，我一时都想不起城里人把这种事叫什么了。秋霞，你还是早点出门，跟我一起去城里感受新生活吧，你再不去，我可熬不住，要学坏了，城里诱惑太多啦，好多女人都养‘鸭子’呢。”秋霞从去城里打过工的姐妹那儿知道城里人说的“鸭子”是什么，但她不怕，城里女人眼界高着呢，才不会养民工呢，人家养也得养那些细皮白肉、身体壮、能干技术活又养眼的男人。喜庆太黑，身体挺壮实，但太笨，至今没学过哪种技术，在工地上，

只是个干体力活的小工，笑起来还喜欢龇牙，牙也不白，城里的那些女人谁会稀罕他呀？于是，秋霞赌气地拧过身，丢下一句：“那你给城里女人当鸭子去，别碰我。”喜庆用嘴堵上秋霞的嘴忙了半天，才气喘吁吁地说：“你以为我不敢呀？你再不出门，我真去当鸭子了，有人养着，有吃有住，还给钱花，比皇帝还滋润，龟孙子才不想当呢。”喜庆这句话说得有些认真，秋霞听着不舒服，真生气了，推开喜庆说：“就凭这句，我一辈子都不出门。”

话是这么说，秋霞心里还是想着早点出门，到城里去管着喜庆，免得他真学坏。男人孤身在外，面对那么多的诱惑，不受影响也是不可能的。秋霞还听说城里的那些下岗女工为了养家糊口，专门找出苦力的民工卖淫。其实，农民工也想尝尝城里女人的味道是甜还是咸，再说，价钱相对也便宜些，他们挣的可都是辛苦钱。

可自己家里的情况，使秋霞脱不开身出门。喜庆怨恨秋霞，说她只知道顾她父母，顾她自己的家，却不怜惜他，他都是二十六七的大小伙了，再拖上几年，他的那股劲就过去了。

到底是什么劲会过去，秋霞搞不太明白，她只知道，家里现在的情形，她绝对不能出门。她要一走，这个家就彻底完了。父亲残废，等于一个家塌了半边，母亲老了，全靠秋霞撑着这半边呢，她不能扔下这半边，出门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最关键的，家里头还有个受气的妈呢，如果没有秋霞从中调和，爹妈的日子肯定得分成两个家过不可。

秋霞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今年，喜庆回家过年时，啥也没给她买。她知道喜庆心里不舒服，没敢怪他，还讨好他似的，鼓足勇气，不顾爹妈刀子似的目光，专门为喜庆穿上那条牛仔裤，上身套件长点的毛衣，不然，半截子腰虽在衣服里面，可仍觉得空荡荡，怪难受的。过年那几天，两家天天都有人来，乱哄哄的，两人也说不上几句话。等到空闲一些，喜庆也不说话，样子很烦躁，盯着秋霞腿上的牛仔裤发呆。秋霞的腿长，紧梆梆的牛仔裤穿在她腿上，更衬得她的腿修长。秋霞以为喜庆在欣赏她穿牛仔裤的样子呢，故意在喜庆面前走来走去，可喜庆的眼里仍没显出多少喜色来。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喜庆第二天就要回城了，他说有话对秋霞说，家里人多不方便。秋霞跟着喜庆走到村外，把电视的喧闹和村庄的灯火扔到身后，越走越远，喜庆拉着秋霞的手走到麦田里。过了年，天气已转暖，虽有点春寒，但麦苗已经起身，在干净的月光下，油汪汪地泛着亮色。秋霞深深吸了一口，冷冷的空气里带着点淡淡的清香，是麦苗散发出来的。秋霞踮着腿尖跳着，月光很亮，她能看清脚下的麦地哪儿的麦苗要稀松些，才好落脚，这样不至于踩倒太多的麦苗。喜庆被她的蹦跳弄得心烦，叫她不要跳来跳去，抓她的手却不松开。秋霞要喜庆从麦地出来，她怕踩断麦苗，影响收成。喜庆很生气，说：“操啥闲心，又不是你家的地，影响你收麦子了？”秋霞顶了句嘴：

“不管是谁家的，少收麦子都不应该。”喜庆不高兴，满嘴怨

气地对秋霞说：“如果你还不出门，我扛不住了，我爹我妈整天骂我没本事，四年了，还没把你弄进家门。”

一个闺女家，寻下婆家收了彩礼，过了出门的年龄还不出，在娘家干活，婆家会觉得吃亏。但是，这几年每到秋夏收种麦子和玉米的季节，秋霞就两家跑，帮喜庆家干活，喜庆和弟弟在外打工，地里的活全是秋霞帮公公婆婆收、种的。秋霞从没偷过懒，就这，公婆还不满意，觉得秋霞早该是他家的人，就应该在他家忙活，可她的力气都给了娘家，就算她过来帮忙，可那种帮是蜻蜓点水式的，能干得了多少？家里活那么多，还不都叫他们自己做了？他们彩礼送过了，过年也少不了拿些礼物到秋霞家，可人却迟迟不出门，还不跟没定过亲一样，这个亏不是吃得太大了吗。

秋霞也清楚公婆的心思，她不言语是有点愧疚。喜庆的怨气使她心里很不舒服，但明天喜庆就要走了，她不愿叫喜庆生气。喜庆还问她怎么不辩解了。秋霞仍不说话，只是垂着眼望着脚下。月下的麦苗看不清绿色，是一团团的黑，她能想象得到，脚下的这一团团黑在白天是多么喜人。喜庆冷笑两声说：“理亏了，没话说了吧。”一阵寒气袭来，秋霞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她抱紧自己的胳膊，不理喜庆，自顾自往麦地外面走。这下，惹恼了喜庆，他稍稍愣了一下神，冲上来把秋霞扑倒在地，压在她身子上面直喘粗气，他还强解秋霞的衣服。秋霞不让，两人在麦地里翻滚。起风了，绿色的麦浪一层挨着一层，在他们